

观察水的流向，然后用水硬化石灰，在合适的位置做一个V字形小排水系统，把水流引到V字的最低点再滴落下去。

这就是老刘在过去50年里干得最多的活儿。“咱是石匠，也就是个民工，干一天是一天。咱这个人不喜欢换地方，学会一门手艺，那就一直干下去。”干完一天活之后，老刘照常提着水壶，骑着电瓶车回家去。但他也承认，一件事干了整整50年，这是当初怎么也不敢想的。说到50年时，他伸出5根手指，比画了一下。

漫游全国

老刘的工资是一天一结，50年没变过。在他的日历里，没有工作日和双休的差别，只有“有活干”和“没活干”。老刘的作息也50年没变过，有活干，每天早上8点到石窟，下午5点半结束。

脚手架上下麻烦，他和其他石匠如今为节省时间，通常放一个电饭锅，再从家里带点菜，午饭时热一热，就在工地上对付过去了。

年轻时体力好，老刘天没亮就起，带好干粮，从他老家刘井村走路到石窟干活，5公里路，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，每天有两个半小时在路上。

刘井村是龙门附近著名的石匠村。千百年来，刘井人不仅在龙门石窟，还在全国各地留下了属于刘井人的石刻。千唐志斋的“三绝碑”、宁夏须弥山石窟、六盘山长征纪念馆、董必武题字的洛阳博物馆匾额，还有如今龙门桥上陈毅元帅亲笔书写的“龙门”二字雕刻，都有刘井

人的印记。

老刘延续了刘井村祖辈的石匠身份，同样也以石匠身份走向外面的世界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他和另外七八名石匠就成了龙门石窟维修队的固定队员。但是这一批固定队员，有时也去往天南海北，参与其他石像、石碑的修复。

往东，老刘最远去到辽宁的万佛堂石窟，他记得坐了30小时的火车；往西，他去过宁夏须弥山石窟，还有四川的乐山大佛。去得最多的，是离龙门只有30公里远的偃师水泉石窟。他到外地，不仅帮忙修大佛，有时石碑、石狮子也会修。不同地方的石质不一样，龙门石窟的石灰岩罕见，更常见的是乐山大佛这样的红砂岩，石质更软，下手更小心。

龙门石窟在过去50年里，就像是老刘的“大本营”。没有石匠活，又要养活自己和家人，他就干点别的。“咱50年在龙门石窟，一半时间搞文物修复，一半时间搞台阶、栈道和石板铺设。”老刘说的铺设，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，龙门石窟景区改造升级。

手工锻，手工铺，一两百斤石板扛着走，铺设的活比石匠更累，好在那会儿老刘还年轻。如今每天走在石窟里，他清晰地记得哪些石板和台阶是自己铺下。卢舍那大佛面前的台阶上有，宾阳洞门前栈道上，莲花洞门口也有。

50年来，老刘见证了龙门石窟

的变化，佛龕造像被保护得更好，游客参观越来越方便。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，石窟的变化一直都在，持续了千百年。

在长达1500余年的漫长时光里，每一个朝代都对其进行了修复和再创作。古人前赴后继，就像刘井村那些老一辈石匠们世代走向石窟，这些使得龙门石窟成为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。

北魏是龙门石窟的第一个兴盛期，北魏时期的造像约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。从平城到洛阳，龙门石窟中北魏造像多面孔清新，身材瘦长，有文士之风。同时，西域传入的佛教文化影响尚在，从最早开凿的宾阳洞可以看到，佛像们又透着异域模样。

唐朝是龙门石窟的第二兴盛期，造像也与北魏时期有明显的不同，追求丰满体态的时代审美也在这一时期体现在石窟造像上，佛像面容多恬静，有微笑。

皇家造像离不开历史上的那些石匠，石窟的命运与石匠的联系也远不止后来的盗凿与修复。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王振国认为，最先得让龙门石窟享誉世间的，并非那些气势恢弘、富丽华美的佛教造像，而是散落在造像间的碑刻题记，书法界称之为“魏碑”。

专家们发现，这些令清代书法大师们神魂震撼的龙门魏碑书法，并非完全出自寻常逻辑中的书家，却恰恰是因为掺进了石匠的刀笔匠

在长达1500余年的漫长时光里，每一个朝代都对其进行了修复和再创作。古人前赴后继，就像刘井村那些老一辈石匠们世代走向石窟，这些使得龙门石窟成为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石窟。